



史通評釋卷第十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點繁第六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
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
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

殿下有者
字

必一作
如我

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
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
擬其事鈔自古史傳又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
粉雌黃並
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
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
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回易數字
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
彰知必據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評曰點繁去冗此子玄作史之草也第寥寥數段剛繁
冗易若盡犧年至麟止下及李唐悠悠數千載總括縷
析談何容易子玄勇攻古失終年閣筆竟不成史正恐

後人復來點繁耳

隗音危

光武帝自西征隗囂至漆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敗之狀又於
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往來分
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
第一囂衆大潰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元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秣陵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永明
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

永明齊武
帝改元

句曲山即
今茅山形
如句字初
名句曲後
因茅君得
道改茅山

此篇當以
本史參對
然後知其
煩簡

句曲山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里
方圓產物醫術本草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梁武
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卒
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尉氏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著七錄正史削繁等一
百八十一卷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
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除二十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四字

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二十一史記五

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

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謳謔舜年二

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堯舉之除二十九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

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十七

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
項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父鯀不
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
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項羽本紀

如意下有兩如意字

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呂氏本紀曰呂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一紀及諸王叔孫

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宋世家曰初元固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左傳糾名周特一作得端音端吳本作儒

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史記犬馬下亡之字

非丞名也
莊青翟張
湯趙充李
息任安

史記犬馬
下亦亡之

公孫賀

閔一作關

媮音偷

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
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
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
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
時定皇十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

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
名除一百八十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
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
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
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
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
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

史通

卷之五

五

此詔班書
為煩荀紀
為約承嗣
之說寂為
無識

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其泉
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
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
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
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其泉建章宮
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自餘少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
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
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
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

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

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

子傳曰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

梁堂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家五

家世七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

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

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

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

之祠奉不絕

除十五字
加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

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仲連齊人

河內有蕩陰縣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會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能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邯鄲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禮買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

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生，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

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於是

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為云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云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

受云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

字加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

辭云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

及渡云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賈生為長沙傳三年

有鴉云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鵲賈生既以謫

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

曰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

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大倉

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

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

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扁鵲鄭人
一作鄭公
乘官名陽
慶人名

其悉作 具悉 徐廣曰高 后八年意 年一十八

奇音羈咳 音該楊慎曰

奇咳與奇 肢同漢書 藝文志有 五音奇肢 蓋奇秘之 數非常指 也

死生多驗詔聞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
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
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
乘陽爰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
是也又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
以我亦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

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
歲中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
生有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此
皆述生醫療効驗 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
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
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
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
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每嗜二字
漢書作素
者師古曰
者讀曰嗜

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河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口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字新晉書袁宏傳

袁宏待中
猷之孫也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亮詞又藻詩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爰受體於虞者疚丘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

卒言書作率

郭瑀字元瑜仕魏為博士

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
 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
 想流風而獨寫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
 史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
 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
 聊以可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
 不歎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
四字一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十九於劉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尚
 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晒遂奮衣來

婿字下有晒字

坐神志混然曰聞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除二十
下曰子女史以簡為主故於前史除字多加字少雖
 然心有煩簡及美者何妨兩存韓非子內儲說有一事
 而並載如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
 曰妾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如越王慮伐
 吳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
 氣故也一日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
 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二語煩簡微異韓子不
 嫌兩存無必一一裁削也若左傳國語一事而煩簡並
 存者尤多細斫自見

史通 卷之五
評曰漢書龔遂傳云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
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子玄乃除去以
遂年老一段止云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云不知遂不
爲水衡都尉王生何以爲丞又何以見上褒顯遂意哉
此不宜除而除者也晉書袁宏傳云今於天下之後移
竢從事子玄史通改云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
旣增便改二字又換徙爲從恐未必青於藍也此不宜
增而增者也

卜五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上第七 一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
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

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評曰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則孔子名之矣左傳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則傳名之矣經曰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明是弟子追書非孔子筆非左氏語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竝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

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評曰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矢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則入郢之說有自來矣第柏舉之役經曰冬十有一月庚子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考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柏舉之戰瓦爲將當云楚瓦出奔兼囊言之誤也史記伍子胥傳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緣春秋

羸力果反
轉婉轉也

而誤也惟左傳不誤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繼
曰子常奔鄭由是言之傳是而經誤左傳之有功於經
大矣馬遷之未讀左傳亦明矣子玄不囊瓦之駁而郢
之駁耶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咤沸騰論備火則
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
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誦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
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
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諠跌宕而不

備火見左
傳昭五火
始昏見章

子玄似亦
有左傳癖

尾莫江切
雜也

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
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冗贅滿行
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
魯衛之政差有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評曰公穀不如左史通言之詳矣至所以不如左未及
也左為素臣孔子獨以春秋授左公穀受業子夏子夏
於春秋筆削不能贊一詞而惡能以微義授門人故二
子不如左其師授異也雖然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軒輊
懸絕未敢謂然夫經所略者得左而詳左所略者得公
穀而詳如昭三十一黑肱以濫來奔左第曰賤而書名

重地也公羊習乎邾婁之故而詳於叔術殺顏臧母負
公之文昭十九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第曰事親舍藥
物可也穀梁習於許止之故而詳於讓國與虺哭泣而
死之義諸如此類不可枚數則二傳之裨於左也間嘗
辟之經王也左大將也二傳偏裨也王將將將偏裨
闕一不可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
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
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
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

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
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
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
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
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
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評曰以吾夫子之聖豈不知葵無情鳥無知哉其曰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者非葵靈於鮑也甚言鮑之不智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者非鳥哲於人也甚言止之不
可不知也子玄此駁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則如臧孫

有云石猶生我信斯言也是石能生人也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恠也

左昭十九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止獨進藥
不山醫瘡
魚略反

丁蘭郭巨

也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戒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聽止赦止
皆公羊佳
句

評曰公羊高卜子夏門人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若

魴音房赤
尾魚鱸音
貴

謂源流同出孔父更相引重則有若之事曾子游夏便
有異同本末之譏游夏二家各立門戶柰何曾卜二門
互相引重乎卽果同門以樂正視疾之孝責許止不嘗
藥之罪亦未爲過而猥云無理非類胡責公羊之苛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卽齊之舊
俗也然食魴鱸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
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爲晉
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
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

爲非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
全爽者矣

評曰晉中之魚取之黃河冬春河水難施釣網夏秋之
間亦不多獲晉人歛客魚爲首饌似矣至云東土所賤
恐亦未然孟子非東人乎比魚能掌安得言賤詳晉勇
士美者之儉非儉魚殮也者爲正卿食不二味止食魚
殮是儉德也儻勇士昔無此語公羊安得鑿空誣人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
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汲冢上日注
一卷

紀年殷仲
壬即位居
亳其卿士
伊尹仲士
崩伊尹放
大甲于桐
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
放太甲七
年大甲潛
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
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
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
之

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
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
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璣語即乘
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罷窺屏左氏亦載斯
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
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龔
瞽無由覺悟也

評曰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王弑季歷此三者即有竹
書予不敢信尋家中簡書字俱科斗祕書校綴寫以今
文能保亡誤惡可盡信杜元凱云殺伊尹事與尚書乖

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抑當時雜記未足取審其
說然乎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
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
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
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
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

氏春秋有傳至於今以石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
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子孟堅

曹嘉之干
實晉紀孫
成檀道鸞
晉陽秋
續一作續

文帝不崩
景何以立
多此二字
似亦亡害

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
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
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
書其事乎

評曰八代之文至昌黎始起子女以前猶襲六朝綺靡
即東漢不敢望而况西京詆馬遷為膚淺輕兩漢無秀
英今挈史通與中史記漢書並讀孰淺孰深孰秀孰英
彭城劉程之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
以孝聞體貌冲和虛心方外嘗為柴桑令已乃棄之入
匡山依釋慧遠石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脩西方

診音軫候
脈也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
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
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
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
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謂管子
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
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子晏者諸
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
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評曰管晏列傳不取本書太史公之略也至撰孔子世

家不採論語則安所採謂論語可除則孔子世家亦可除矣矢口輕詆幾於侮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浪不可以一介標末特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評曰太史公既為仲尼弟子列傳矣儻儒林又取游夏循吏又言冉季不幾於複乎以聞一知二之賢列之買漿貨脂之儻此則太史公無識不足辨也

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評曰太史公自敘李陵之禍甚晰子玄責之太苛女子玄敘韋曜薛瑩以誅作黜更不克明

漢書遷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

任安字少卿榮陽人
為衛將軍
後為益州
刺史

出

賄音邁以財有所求也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列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子孟惠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評曰不韋之駁是矣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表

見於後世此是子長虞卿傳論語子長豈不知虞卿哉子女乃謂其識有不該思之未審何也不該不審抑子玄自謂邪

言音鴈弔失國曰言快音月挑也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毀師郭最稱辱伐魯行言臧堅挾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傳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

襄十八十一月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歿殖綽郭最曰子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歿

臧堅臧紇之族

左襄十七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
士以杖抉其傷而死

杖羊職久

評曰左氏書闕多矣齊有寺人貂宋有寺人柳晉有寺
人披豎頭須即賢否殊軌皆闕也微獨夙沙衛弟既云
左書漢代不行難以苛責子長考子長與任安書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未云彌子瑕豈雍彌為一人
邪姓苑云雍氏周文王第十三子封雍因氏姓觸云彌

子瑕以王父字彌牟為氏則二姓矣家語孔子醜之去
衛過晉書云適陳子長亦誤

王伯厚氏困學紀聞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
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
可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
耻也紹京何責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冷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惟命

梁音厭繁孤注八卷
秦音謙移也秦衣也
襦音短
表徵秦與
儒注六卷

鴛音鴛鴦
音促

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狄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父銘其說屢孤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襄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焉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鴛鴦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

魚秦注十
一卷
青龍魏明
帝改元又
改景初永
定陳武帝
改元

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秦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秦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王略論曰未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八着宋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其理竝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虢射慶鄭
梁由靡皆
晉大夫

惠公六年
魯德十五年

辛簡晉卿
萬之孫
輅迎也
止獲也為
秦所獲

評曰天道遠人道邇委之於天則賢才皆可捐棄求諸
人事非君子其何能國子玄之論正矣假令桀留伊尹
紂不棄箕比魯尊孔子虞用百里奚雖至今存可也
夷吾晉惠公也秦饑人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
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
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思善而背德雖我必
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
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柰何慶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
也晉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

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
克救遂止於秦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去太
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
取周賂而去

魯昭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胡傳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
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父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邠昭
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按子家魯大夫仲
孫氏之族名駒諡懿伯

國語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

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

以晉與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
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

賈逵曰弊
敗出韓晉
薛原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
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齊懿仲欲妻田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

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皇甫謐云
太公名執
嘉媪蓋姓
王氏王符
云太上皇
名媪與湍
同音又班
固泗水亭
長古碑文
云母媪氏
貞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國語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

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太公母劉媪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唐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中與書目貞觀間太子中

書舍人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

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

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

白衣袒情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

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

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

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

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

相矛盾者矣

評曰成帝升車則修儀微行則亂服時既不同語從實

錄原非矛盾

音音倚盛
貌又衆多
之貌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
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音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於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
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
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
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
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
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竝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
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

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
戶口也

楊用脩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
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
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
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
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
而葛伯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
餉者惡未極乎嫪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
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

孟堅即在
何以置對
此又子玄
所未及也

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
豕韋也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
郵無卹與王良竝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諡而離
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一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
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行而譏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
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
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
著人表旣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
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
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

固誠謬但
古人論之
者亦多第
不若用脩
之詳耳
則字上書
有一事字

酈生名食其
正義曰歷異
幾三音陳留
高陽人詳史
記酈生傳
一本去部

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
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
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
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
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
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
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
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
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

下有留信
二字

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史記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從太子遊衣冠甚偉上見之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
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
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竟不易太子

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
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
劉攽云韓申都卽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

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
徒之聲轉也國名紀云申徒申屠信都勝屠勝都本出
一姓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
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
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
也如回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
序曰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
耶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
班氏仍舊會無改奪固於馬揚傳未皆云遷雄之自敘如

史通 卷十六
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竝其失也

評曰蘇子卿父建行事雖寡然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功亦不細子卿以父任爲郎安得不冠

父於首韋孟爲楚王傳無甚德業止有二詩猶云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自孟至賢五世故云其先韋孟家安得竝爲一例子玄以孟爲玄成父不知玄成父之賢孟乃玄成六世祖也考究最難談何容易

班固稱項羽絀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東海于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永定國子
尚館陶公
主

嚴延年字
次卿下邳
論刑刻忍
號曰屠伯

五子皆至
大官號曰
東海嚴姬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
封侯傳世云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帝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
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漢書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覲幽人之髣髴

然幽通謂與神通也

評曰予讀幽通賦觀天網之紘覆兮實集謀而相訓謨
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則於福善禍淫之說亦
不扞悖而于玄責之幾於深文

張輔注七
卷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
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
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
詳備者唯漢興亡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筆傳以爲其事煩無不足行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太史公自敘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正義曰史記起黃帝訖於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乃閏餘也○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言爲十餘萬言

評曰史之優劣一曰好惡有公私私者劣一曰書事有真偽爲者劣二曰義例有精疎疎者劣四曰筆力有整厖厖者劣字之煩簡未足以定優劣也如必以簡爲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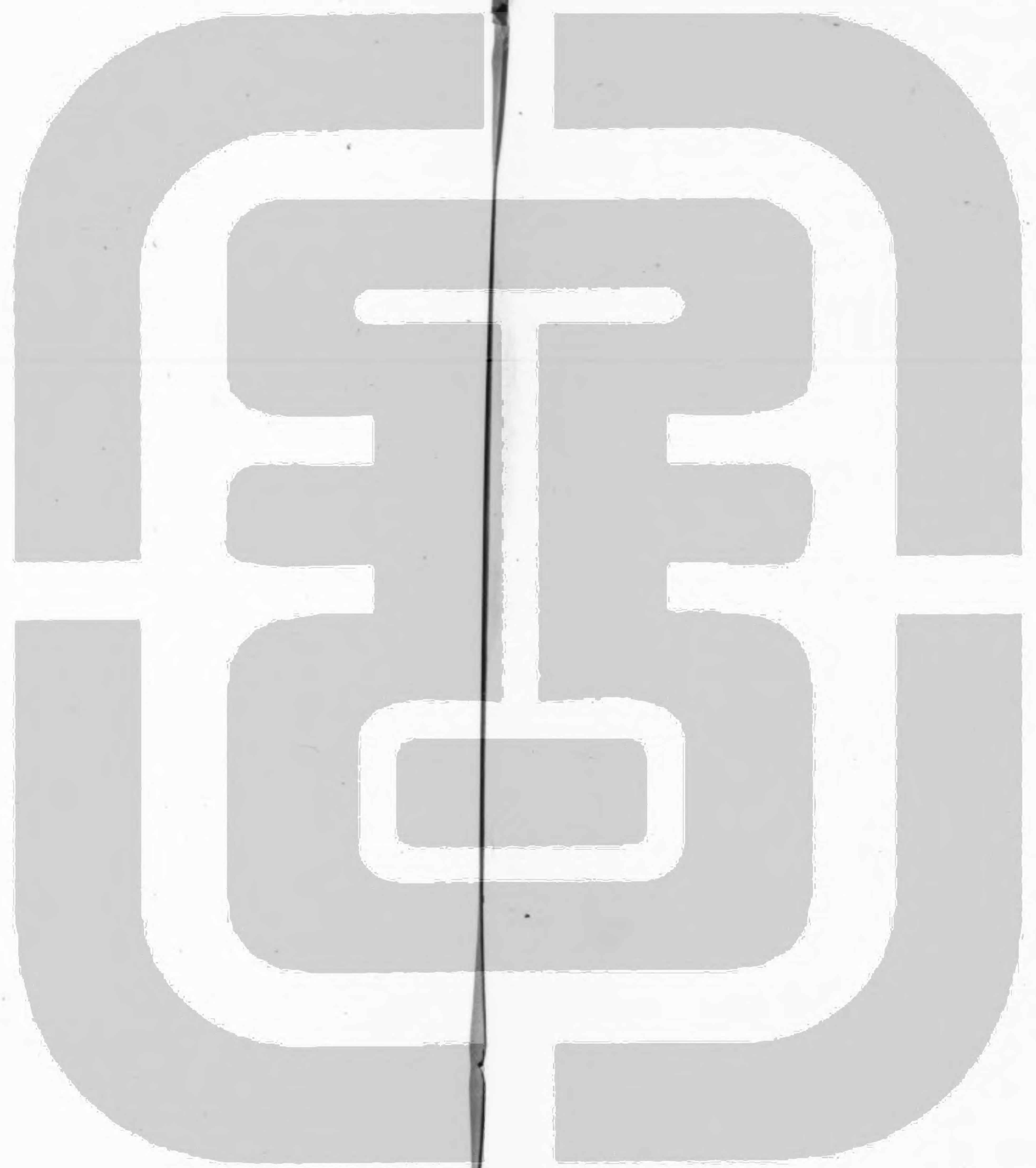
則荀悅之漢紀賢於史記漢書朱子之綱目勝于資治通鑑矣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京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旣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虎論二人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器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故作答賓戲自謂主人

幽通注末

卷



吳卷二十六

